

代际支持变迁背景下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构研究

王艺霖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和家庭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传统以子女供养、共同居住和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养老模式发生变化, 老年人的养老预期也随之调整。本文以代际支持变迁为分析主线, 探讨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现实基础与内在逻辑。研究认为, 代际支持并未简单弱化, 而是在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和空巢化趋势影响下, 呈现出支持方式变化、功能分化和责任边界调整等特征。代际支持变迁促使老年人重新评估子女支持的现实可得性, 重新理解家庭支持的功能边界, 并在养老风险和代际情感关系中调整自身预期。进一步看, 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构并不是从依赖子女到自主养老的单向转变, 而是在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的共同影响下, 形成家庭延续型、协商互助型、自主预备型和风险悬置型四种类型。本文有助于深化对代际支持变迁背景下老年人养老认知变化的理解。

关键词

代际支持, 养老预期, 家庭关系, 类型化分析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er Adults' Elderly Care Expec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Yilin W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26,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文章引用: 王艺霖. 代际支持变迁背景下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257-264.
DOI: 10.12677/ar.2026.1310752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ed population aging and famil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eldercare model based on adult children's support, co-residence, and family caregiving is changing, and older adults' expectations for later-life care are being reshaped. Taking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s the main analytical threa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actical basi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is reconstruc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s not simply weakened; rather, amid smaller family size, normalized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growth of empty-nest households, its support patterns, functional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are being reconfigured. These changes lead older adults to reassess the availability of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reconsider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family support, and adjust their expectations regarding eldercare risk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relations. Furthermore, this reconstruction is not a one-way shift from dependence on adult children to autonomous aging.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availability and perceived control over personal resources, four types emerge: family-continuity, negotiated mutual-support, autonomous-preparation, and risk-suspension.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lderly Care Expectation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ypological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趋势，也深刻影响家庭关系、养老安排和老年人生活预期。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3.0%，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 15.9%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发布会指出，2035 年左右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突破 4 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 30%²。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养老观念和养老预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4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³提出“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相关政策表明养老问题已经从单一家庭供养逐渐拓展为家庭、社会与制度资源共同参与的过程。

在我国老年人养老实践中，家庭仍然居于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养儿防老构成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观念基础，子女供养、共同居住和家庭照料是老年人形成养老预期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和代际居住分离，传统家庭养老赖以运行的社会条件正在变化。子女仍然承担赡养责任，但其支持能力、支持方式和支持边界均发生调整，家庭代际支持由此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代际支持的变化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预期。过去，老年人对养老的想象更多建立在子女赡养和家庭照料

¹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²<https://www.nhc.gov.cn/xcs/c100122/202209/24c8b73dacab4f1babfbc0ec686e18e8.shtml>

³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基础之上；而在家庭结构转型和代际支持变化过程中，老年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养老责任由谁承担、养老资源从何而来以及晚年生活如何安排。养老预期由此不再只是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延续，而成为老年人在家庭责任、现实资源和自身处境之间形成的综合性判断。

已有研究围绕家庭养老、代际支持、养老方式选择和养儿防老观念等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对代际支持变迁如何推动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分析仍有拓展空间。尤其是在家庭支持可得性下降与老年人自我资源差异并存的情况下，养老预期并不会简单地从家庭依赖转向自主养老，而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分化形态。基于此，本文以代际支持变迁为分析主线，围绕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展开讨论。文章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代际支持变迁的现实表征及其推动养老预期重构的内在机制，并从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两个维度出发，提出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类型化分析框架，以期深化对老年群体养老认知变化的理解。

2. 文献回顾

2.1. 代际支持变迁研究

代际支持是理解中国家庭养老实践的重要概念，通常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围绕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形成的资源交换与责任关系。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子女支持既是老年人获得养老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承载着家庭伦理和代际责任。已有研究指出，养儿防老并非单纯的经济供养安排，其中“儿”已由早期强调儿子养老逐渐扩展为儿子和女儿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养老也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关爱等多重内容[1]。

随着家庭结构和社会环境变化，代际支持研究逐渐从家庭养老功能是否弱化转向家庭养老功能如何重构。少子化、核心家庭增多和人口流动改变了传统家庭养老的运行条件，使子女支持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呈现差异化变化[2]。与此同时，代际支持并非单向的子女赡养父母，而是在家庭内部呈现出互惠互动特征，老年人也可能通过经济转移、家务劳动和隔代照料等方式继续支持子代家庭[3]。制度资源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家庭支持结构的调整，长期护理保险、养老金制度等并未简单替代家庭养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代际支持的内容和功能，使家庭支持由全要素承担逐渐转向情感支持、资源协调和风险共担[4][5]。相关研究还表明，家庭代际支持模式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不同支持结构下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6]。总体来看，代际支持并未简单衰退，而是呈现出结构调整和功能转换的趋势。

2.2. 老年人养老预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养老预期是理解老年人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重要切入点。已有研究通常从两类路径界定养老预期：一类将其理解为个体对未来养老状态的乐观或忧虑态度，另一类则将其界定为个体对未来养老方式、养老资源来源及养老依赖程度的期望或预测[7]。由此看，养老预期并非单一的养老方式选择，而是老年人基于自身经历、家庭关系和社会环境形成的综合性判断。

现有研究主要从养老方式选择、代际支持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养老预期及养老观念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当前居住方式、子女或亲友探望频率等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预期养老方式选择[8]；子女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也会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产生不同影响[9]。在养老观念方面，城乡属性、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规模、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障等因素均会影响老年人对养儿防老的认同程度[1]。此外，互联网使用、社会保障扩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也在改变老年人的养老认知，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丰富精神生活、改善身心健康和增进亲属沟通等方式，弱化传统养儿防老观念[10]。近年来，部分研究还关注养老金制度与家庭代际关系之间的互动，指出养老金制度并未削弱家庭代际联

系，而是促进了代际互惠关系的重塑[5]。这些研究为理解养老预期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2.3. 文献述评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围绕家庭养老、代际支持和养老观念等议题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理解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预期与养老选择提供了重要基础。已有研究既揭示了家庭结构变迁、社会保障发展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和代际支持方式的变化，也从人口特征、家庭资源、社会保障和互联网使用等维度分析了养儿防老观念及养老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然而，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其一，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养老观念影响因素和养老方式选择，对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这一动态过程关注不足。其二，现有研究虽普遍关注家庭结构转型、人口流动和社会保障发展等背景因素，但多从单一因素解释养老观念变化，缺乏以代际支持变迁为主线，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维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其三，部分研究更侧重责任配置、制度支持和服务体系建设，对老年人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重新调整养老期待、重塑养老认知的主体性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代际支持变迁为分析主线，探讨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理解新时代老年人养老认知变化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3. 代际支持变迁的现实表征

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养老预期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判断通常建立在子女供养、同住照料和家庭伦理责任之上。然而，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规模缩小和人口流动加剧，代际支持赖以运行的家庭结构与社会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家庭代际支持并未简单消失，而是在支持主体、支持方式和支持内容上呈现出新的调整。

3.1. 家庭规模小型化削弱传统养老的人力基础

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代际支持变迁的基础性背景。传统家庭养老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子女家庭能够在经济供养、日常照料和精神陪伴等方面分担养老责任。随着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传统多子女共同分担养老责任的结构逐渐弱化，家庭内部可供调配的养老资源明显减少。202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 51,465 万户，家庭户人口 129,685 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52 人⁴。家庭规模的缩小意味着代际支持的人力基础发生变化。过去由多个子女共同承担的养老责任，在小型化家庭中往往集中于少数子女甚至独生子女身上，家庭养老的风险分担能力随之下降。一旦子女就业、收入、健康或婚姻状况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养老安排便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家庭规模变化不仅削弱了传统养老的人力储备，也使老年人对家庭支持能力的判断更加审慎。

3.2. 人口流动常态化推动代际支持空间分离

人口流动常态化改变了代际支持的空间条件。传统家庭养老较多依赖共同居住或近距离居住，子女可以通过日常陪伴、生活照料和即时回应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然而，在城镇化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子女与老年父母长期异地居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代际支持由稳定的共同生活场景转向更具弹性的远距离支持关系。全国流动人口为 35,788 万人，人户分离人口为 47,985 万人⁵。大规模人口流动一方面拓展了子女一代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使其能够通过经济转移继续承担部分赡养责任；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方面的即时性。经济支持可以通过转账、汇款等方

⁴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5/t20260522_1963788.html

⁵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5/t20260522_1963788.html

式跨越空间距离继续实现，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更依赖面对面互动。由此，代际支持逐渐呈现出经济支持相对可延续、生活照料相对弱化、情感支持形式转变的特征。

3.3. 空巢化趋势改变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经验

空巢化是代际支持空间分离在老年生活中的集中表现。空巢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完全断裂，也不意味着子女不再提供支持，但它确实改变了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方式，使家庭养老由日常在场型支持转向阶段性、间接性和远距离支持。第五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老年人中独居的占14.2%，仅与配偶居住的占45.5%，与子女共住的占33.5%⁶。从居住安排看，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合计比例已接近六成，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较为普遍。民政部相关发布也指出，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甚至超过70%⁷。这一现实表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已经不再以子女共同居住为常态。对于这些老年人而言，子女支持更多体现为节假日探望、定期联系、经济补贴或重大事项协助等，而日常生活中的照料需求则需要依靠配偶、自我照顾、邻里关系或外部支持资源来补充。

由此，家庭代际支持的内容、形式和边界发生变化，也为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提供了现实基础。

4. 代际支持变迁推动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内在机制

代际支持变迁并不是简单导致老年人放弃家庭养老预期，而是通过改变其对子女支持能力、家庭责任边界、养老风险不确定性以及代际情感关系的判断，推动养老预期在现实权衡中发生重构。对于老年人而言，养老预期并非抽象观念，而是基于家庭经验、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形成的综合性判断。当传统家庭养老赖以运行的共同居住、多子女分担和稳定照料条件发生变化时，老年人对“谁来养老”“如何养老”以及“家庭责任如何承担”的理解也会随之调整。

4.1. 支持可得性的再评估：从伦理期待到现实判断

代际支持变迁首先改变了老年人对子女支持可得性的判断。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子女赡养父母既是一种伦理责任，也具有较强现实基础，多子女家庭、近距离居住和稳定家庭分工使老年人较容易将未来养老与子女支持联系起来。然而，伴随家庭规模缩小、子女流动加剧和子代生活压力上升，子女“应当养老”与“能够养老”之间逐渐出现张力。老年人并不一定否认子女的赡养责任，但会更加意识到子女支持能力受到就业、收入、居住距离、婚育责任和时间资源等因素制约。由此，养老预期不再只是对家庭伦理的延续，而逐渐转向对子女支持稳定性、持续性和可替代性的现实判断。

4.2. 家庭支持功能的拆分：从整体依赖到功能分化

代际支持变迁还促使老年人重新区分家庭支持的不同功能。传统家庭养老往往将子女视为整体性的养老支持者，经济供养、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事务协助都被纳入子女责任之中。但在现实转型过程中，家庭支持已难以继续维持全方位、持续性和在场型状态。经济支持可以通过转账、补贴等方式延续，情感支持可以通过电话、网络联系和阶段性探望维系，但日常照料、长期陪伴和即时回应则更依赖空间接近和时间投入。因此，养老预期的重构并不是简单地由“依靠子女”转向“不依靠子女”，而是表现为老年人对不同养老功能来源的重新安排。相关研究也表明，不同类型的代际支持会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产生不同影响^[9]。家庭支持功能的分化，正在推动老年人养老预期从整体依赖转向分层安排。

⁶<http://www.crca.cn/index.php/19-data-resource/life/1117-2024-10-17-08-01-05.html>

⁷<https://news.cctv.com/2022/10/26/ARTIo7nNiKtyEFyhBpwIIfAB221026.shtml>

4.3. 养老风险意识的上升：从自然安排到主动预备

代际支持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老年人的养老预期带有更明显的风险意识。传统家庭养老预期较多建立在家庭生命周期自然承接的基础上，养老往往被理解为家庭关系中的惯常安排。但当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子女流动成为常态、空巢和独居现象增多时，养老不再只是家庭自然承接的未来阶段，而逐渐成为需要提前考虑和主动安排的风险事件。老年人不仅要考虑日常生活能否维持，还要面对疾病、失能、独居、照护缺位和突发风险等问题。由此，养老金、储蓄、健康管理、居住选择、邻里关系和日常自理能力等，都可能被纳入养老预期的考虑范围，养老预期也逐渐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预备。

4.4. 代际关系的情感调适：从依赖子女到减少拖累

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构还包含代际关系中的情感调适。家庭养老并不只是资源分配问题，也涉及亲情维系、责任认同和自我尊严。在子女生活压力增加、家庭资源有限和代际空间分离的背景下，老年人一方面仍认可子女赡养责任，期待子女在重大疾病、生活困难和情感需要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可能基于对子女现实压力的理解，主动降低对日常照料和长期陪伴的期待。这种“不愿拖累子女”的心理，并不意味着家庭责任意识消失，也不意味着亲子关系疏离，而是老年人在亲情期待、子女负担和自我尊严之间进行调适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调适过程中，养老预期逐渐从对子女的单向依赖，转向对子女支持、自我安排和外部资源之间关系的重新平衡。

5. 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类型化分析

前文分析了代际支持变迁的现实表征及其作用机制，但养老预期重构并非单线式过程，也不会简单表现为所有老年人都由“依赖子女”转向“自主养老”。由于家庭关系、经济基础、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条件存在差异，老年人的养老预期呈现出不同类型。本文从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两个维度，对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进行类型化分析。其中，家庭支持可得性主要指老年人对未来能否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重大风险协助的判断；自我资源掌控感主要指老年人对自身经济储备、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关系资源的主观把握。由此，老年人的养老预期可概括为家庭延续型、协商互助型、自主预备型和风险悬置型四种类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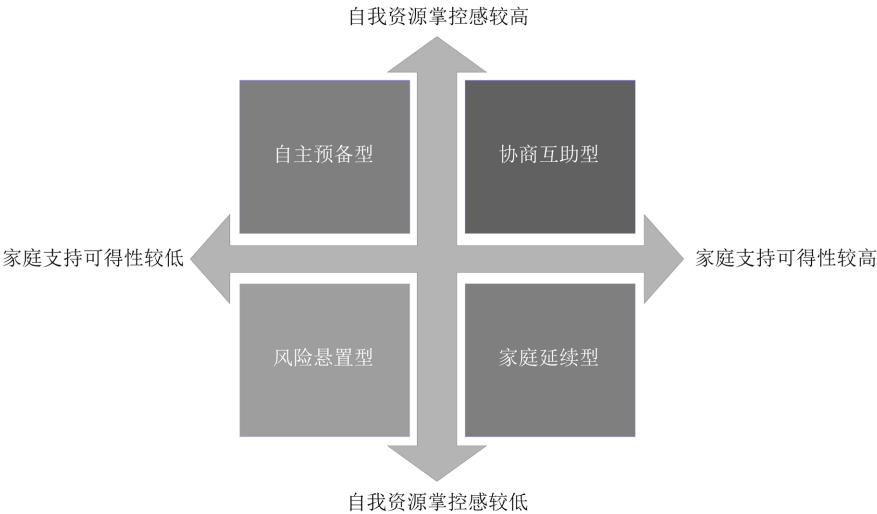


Figure 1. Typological framework of elderly care expectation reconstruction
图 1. 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的类型化框架图

5.1. 家庭延续型：以子女支持为核心的责任延续

家庭延续型主要表现为家庭支持可得性较高，而老年人自我资源掌控感相对不足。这类老年人仍将子女视为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认为子女应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重大风险应对中发挥核心作用。其养老预期延续了传统家庭养老逻辑，但不能简单理解为观念保守或被动依赖。对于养老金水平有限、身体机能下降、社会支持资源不足的老年人而言，将养老预期建立在子女责任基础上，往往是一种基于现实条件的选择。

这一类型说明，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并未在代际支持变迁中完全消失，而是在部分老年群体中继续发挥作用。但由于其养老预期较多依赖子女支持，一旦子女就业、收入、婚姻或居住条件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养老安排便可能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家庭延续型既体现了家庭责任的延续，也反映出低自我资源条件下养老预期的脆弱性。

5.2. 协商互助型：家庭支持与自我安排的平衡

协商互助型主要表现为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均较高。这类老年人既认可子女赡养责任，也具备一定的自我安排能力，能够依靠养老金、储蓄、健康管理和日常自理能力维持基本生活，同时期待子女在重大疾病、突发风险和关键决策中提供支持。其核心特征不是完全依赖子女，也不是完全脱离家庭，而是在家庭责任与个人安排之间形成相对平衡。

这一类型较能体现代际关系转型中的积极面。老年人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子女照料，而是在养老安排中具有一定协商能力和自主意愿。子女支持也不再表现为全方位承担，而更多体现为关键时刻的协助、情感联系和风险共担。由此，协商互助型养老预期既保留了家庭养老中的亲情纽带和责任伦理，也体现了老年人对晚年生活安排的参与意识。

5.3. 自主预备型：家庭支持有限条件下的自我规划

自主预备型主要表现为家庭支持可得性较低，但老年人自我资源掌控感较强。由于子女异地居住、子女数量较少、现实压力较大或代际联系减弱，这类老年人意识到未来难以长期依靠子女提供持续照料，因此更注重通过养老金、储蓄、医疗保障、健康管理、居住安排和社会关系等进行自我规划，以降低对子女支持的依赖。

自主预备型并不意味着老年人与家庭关系脱离。老年人仍可能期待子女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但其日常养老预期更多建立在自身资源和外部支持基础上。这一类型突出老年人在代际支持变迁中的行动主体性，说明老年人并非只是被动承受家庭支持变化，也会根据自身条件和家庭现实主动调整养老策略。其养老预期体现出有限依靠家庭、更多依靠自我准备的倾向。

5.4. 风险悬置型：低支持与低资源下的不确定预期

风险悬置型主要表现为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均较低。这类老年人既难以获得稳定的子女支持，也缺乏较充分的经济、健康和社会资源，养老预期往往呈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与自主预备型不同，风险悬置型并不是主动选择减少对子女的依赖，而是在家庭支持不足和个人资源有限的双重约束下，难以形成清晰稳定的养老安排。

这一类型提醒我们，养老预期重构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结果。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能顺利从家庭依赖转向自主安排，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具备调适养老预期的现实能力。当家庭支持下降而个人资源不足时，老年人的主体性可能受到明显限制，养老预期也可能从传统确定性走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悬置型反映出养老预期重构过程中的资源差异和结构性约束。

上述四种类型表明,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不是简单的观念替换,而是在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差异化结果。家庭支持仍然是老年人养老预期中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自主性也在增强,但这种自主性受到经济资源、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条件的制约。由此,养老预期重构既体现老年人的主体调适,也反映出老年群体内部的差异。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代际支持变迁背景下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构展开分析。研究认为,代际支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的简单衰退,也不意味着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彻底消失,而是表现为家庭支持结构、支持方式和责任边界的重新调整。在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和空巢化趋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判断不再单纯建立在子女供养和同住照料基础之上,而是在子女支持、自我准备和外部支持资源之间形成更为复杂的权衡。

从形成逻辑看,代际支持变迁通过支持可得性的再评估、家庭支持功能的拆分、养老风险意识的上升和代际关系的情感调适,推动老年人养老预期发生重构。老年人并非简单放弃对子女的期待,也并非完全转向个人化养老,而是在家庭伦理、现实能力和自我安排之间重新理解晚年生活。

进一步看,老年人养老预期重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线性过程,而是在家庭支持可得性和自我资源掌控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类型分化。家庭延续型、协商互助型、自主预备型和风险悬置型表明,养老预期重构既体现老年人的主体调适,也受到家庭资源和个人资源条件的限制。因此,理解老年人养老预期变化,不能简单概括为养儿防老弱化或自主养老增强,而应结合家庭支持、经济资源、健康状况和社会联系等条件,把握不同老年群体养老认知变化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 [1] 王一笑. 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J]. 调研世界, 2017(1): 11-17.
- [2] 常亚轻, 黄健元. 农村“养儿防老”模式何以陷入窘境? [J]. 理论月刊, 2019(3): 138-144.
- [3] 徐黎洋. 老年人“向下”代际支持方式与幸福感知——基于“经济转移”和“照护投入”互动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 2026(4): 148-168.
- [4] 安康, 何依萍. 老有所依, 情有所系——长期护理保险与子女养老支持模式重构[J]. 人口与经济, 2026, 47(3): 71-85.
- [5] 刘志军, 莫依萍. 花钱买孝顺?——家庭养老模式中养老金与代际关系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6(4): 91-101.
- [6] 雒敏, 吴洁瑜, 张天越, 陈凤. 家庭代际支持模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 CLASS 2020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健康发展与政策研究, 2026, 29(1): 69-76.
- [7] 李赫, 唐炎钊, 张小三. 养老预期会激发中老年创业吗?——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 2024, 35(8): 69-80.
- [8] 周俊阁, 原田甜, 李国鑫, 田庆丰. 老年人预期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4, 59(6): 792-796.
- [9] 雒敏, 张悦. 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5, 42(12): 1427-1432.
- [10] 胡扬名, 陈妍芳.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4, 41(3): 334-338+360.